

村口小卖部的时光旧梦

陈晓云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村口的小卖部如一颗明珠，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。尽管它的商品不多，却像一个巨大的磁石，吸引着村里孩子们的目光，总让人垂涎三尺。

那是一座土坯房，就在村口的拐角处。小卖部的门半掩着，门上挂着用红塑料片剪成的帘子，风一吹，便发出清脆的“哗啦”声，像是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屋里光线有些昏暗，屋顶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，货架上的商品虽然比不上如今超市里的丰富，但那时在我们这些孩子眼中，却仿佛是一个神秘的宝藏世界。

小时候，我总喜欢到小卖部门口打个转。每次路过，我的脚步都会不由自主地放慢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扇半掩的门，耳朵仔细聆听着里面传来的动静。透过门上的缝隙，我能看到货架上摆放着的各种零食：花花绿绿包装的糖果、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饼干，还有让人望一眼就口水直流的辣条。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因为真的没有钱买。

为了攒钱买零食，我和小伙伴们想出了收集废品卖钱的主意。每到周末，我们就像一群小拾荒者，穿梭在村子的各个角落，去田间地头捡塑料瓶，去河边捞玻璃瓶，去村子的垃圾场翻找废旧金属。每次捡到一个瓶子或者一块废铁，我们都会像捡到宝一样兴奋不已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随身带的袋子里。

有一次，我在村子的老井边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铝制饭盒。我兴奋得眼睛都亮了起来，顾不上饭盒上的灰尘和污渍，一把就将它捡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那包心心念念的辣条在向我招手。回到家，我把收集到的废品仔细地整理好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到了废品收购站。当我从收购站老板手中接过皱巴巴的两毛钱时，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。那不仅仅是两毛钱，更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的珍贵财富，是我实现零食梦想的希望。

一毛钱的辣条，是小卖部里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。它的包装很简单，一张薄薄的塑料纸，上面印着一些鲜艳

的图案和文字。打开包装，一股浓郁的辣味扑面而来，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辣条的颜色红红的，上面裹着一层厚厚的辣椒粉，咬上一口，又辣又香，那味道真让人回味无穷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终于攒够了一毛钱，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小卖部。我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钱递过去，老板接过后，从货架上拿起一包辣条递给我。我双手紧紧地捧着，仿佛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。我慢慢地撕开包装，轻轻地咬了一口，那辣味瞬间在我的口中散开，刺激着我的味蕾。我闭上眼睛，尽情地享受着这美味的一刻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起来。

时光匆匆，一转眼30年过去。如今，村口的小卖部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超市和便利店。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但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对零食的渴望和满足感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童年时光的零食，也渐渐被人们遗忘，只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。

有时候，我会在梦里回到那个充

满欢声笑语的小村庄，回到那个坐落在村口拐角处的小卖部。我看到自己和小伙伴们像往常一样，在小卖部门口打转，眼睛紧紧地盯着货架上的零食。我伸手想去拿那包辣条，却突然从梦中惊醒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村口的小卖部，见证了我童年的快乐和成长，是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每当我回忆起那些往事，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。那些与小伙伴们一起收集废品、一起分享辣条的日子，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

在这个快节奏生活、工作的现代社会，我们总是在忙碌地追求着物质的享受和成功的喜悦，却忽略了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小事情。或许，我们应该偶尔停下脚步，回忆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，让那些珍贵的记忆重新焕发出光彩。因为，那些看似平凡的童年往事，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秋风里飘着五谷香

杨丽丽

秋一深，空气里就漫开一种稠得化不开的香。不是春花的浓烈，也不是夏荷的清冽，是带着烟火气的、暖融融的香——是五谷在阳光里晒透了，把整个季节的饱满，都酿成了这缕人间味道。

村后的稻田该收割了，远远望去一片金黄，像铺了块巨大的金丝毯，风一吹“毯”上起了波纹，哗啦啦的，像稻穗在说话。村民们看着收割机把大片大片的稻子揽进怀里，偶尔有稻谷从穗上掉下来，落在泥地里，村民也不捡，笑着说：“给土地留些，明年它还会还给我们。”我站在田埂上，看阳光落在稻穗上，每一粒稻谷都闪着光，像撒了把碎钻。凑近一闻，稻花香还没散，混着新土的腥气，飘散出最朴实的秋味。

打谷场边的糜子也黄了。糜子秆儿比我还高，顶着红褐色的穗子，风一吹就晃，像一串串小灯笼。父亲把糜子捆成垛，码得整整齐齐，说要等个好天儿脱粒。我躺在糜子垛上看天，天特别高，特别蓝，云走得很慢，像被谁用线牵着。有时候会有鸟群飞过，叽叽喳喳的，像是在说“该收粮啦，该收粮啦”。

最热闹的是晒豆子。黄豆、绿豆、红豆，母亲把它们摊在苇席上，摊得薄薄一层，让太阳好好晒着。豆子在席子上滚来滚去，偶尔有几颗滚到地上，我就追着捡，捡满一小捧就交给母亲。母亲笑着摸我的头：“攒着，等冬天给你煮豆子饭。”

玉米是最后收的。玉米秸还青着的时候，玉米棒子就已经鼓得发亮，

外皮裹着几层绿衣，剥开来看，玉米粒像排列整齐的金珠子，咬一口脆生生的，带着点甜。我和弟弟比赛掰玉米，谁掰得多谁就能先吃煮玉米。玉米秸被砍下来，捆成捆立在田里，像一个个稻草人，守着空荡荡的地，等着明年再长新苗。

邻居张奶奶家在晒红薯干。她把煮熟的红薯切成条，摆在竹筛上，放在院子里的晒架上。红薯条晒得半干时，会渗出些糖霜，亮晶晶的，勾得人直想咬一口。张奶奶见我盯着看，笑着递过一根，“尝尝，自家种的红薯，甜得很。”我接过来，咬一口，软糯香甜，甜汁在嘴里化开，暖到了心里。“今年红薯收得多，晒些红薯干，冬天给孩子们当小零食。”张奶奶说这话时，眼睛眯成了缝，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五谷丰登的甜。

傍晚的打谷场最热闹。父亲和几个叔伯扛着木锨，把晒透的稻谷往麻袋里装，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秋姑娘在唱歌。妇女们则围坐在场边的老槐树下，一边摘着新棉花，一边聊着家常，手里的棉桃炸开白绒，落在衣襟上，像沾了层细雪。我和弟弟提着小竹篮，在谷堆旁捡散落的谷粒，偶尔抓起一把谷子往天上撒，金黄的颗粒穿过夕阳，落在地上，引得大人们笑着嗔怪：“慢些，别糟践了粮食。”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原来古人说的“岁稔年丰”，从来不是书本里的字眼，是田埂上弯腰的身影，是晒场上滚动的豆子，是日子一寸寸攒起来的安稳，是藏在烟火里最踏实最幸福的模样。

母亲手机的“收藏夹”

李亚鹏

周末回老家，我特地为母亲买了一台新款手机。

进家门，母亲正在厨房忙碌，旧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我向父亲晃了晃手中的塑料袋，悄悄说明了来意。父亲一听，冲我竖起大拇指，还凑过来小声提醒我说：“快把包装拆开，让你妈知道，不然肯定要你回去退货！”我一听在理，连忙拆开了手机包装盒，又觉得不保险，索性将母亲旧手机里的数据全部转入了新手机。

母亲出来后一听手机被换了，立马急了，拉住我的胳膊不停地问：“我原先手机里的‘收藏夹’是不是没了？”我打开新手机，展示了完整无缺的“收藏夹”，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戳戳我的额头嗔怪说：“你这孩子！竟然敢‘先斩后奏’！我一个老太太哪会用这种新手机……”

在母亲的唠叨声中，我随手翻阅母亲手机的“收藏夹”，翻着翻着，眼睛竟有些湿润。收藏夹里都是我与妻子、儿子的照片，有些是我们发在“家族群”的合照，有些是我们在外旅游时发在朋友圈里的旅拍照片，还有一些是我儿时的证件、出生证明、奖状……当初我教母亲使用手机“收藏”功能，本意是让母亲收藏一些反诈视频，平时点开温习一遍，谨防被骗。没想到，母亲时常温习的，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点点滴滴。

“没事就翻翻，瞅着你们啊，心里舒坦！”身后传来母亲的碎碎念。

返程路上，我打开了我的手机“收藏夹”：里面有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，有我公司年会获奖的照片，还

有儿子的出生照、游泳照等等，唯独缺少了父亲与母亲的照片。

终于，我翻到一段与母亲有关的记录，那是母亲转发给我的反诈短视频——视频里，一位母亲问儿子：“我的生日是哪天？我今年几岁了？我最爱吃什么？”儿子支支吾吾，生日答成了阳历生日（老人过农历生日），年龄多说了一岁，连最爱的食物也没答对。最后，视频里的母亲直接回复儿子：“骗子！我不会借钱给你！”

当时，我将这段视频当作一个生活小笑话发在朋友圈里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换我答题，应该只能准确答出母亲最爱吃什么吧！我的内心突然涌上一阵歉疚，作为子女，我对母亲的关爱与陪伴还是太少了。

沉思间，儿子凑了过来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炫耀说：“爸爸，我知道你的生日、年龄，还有最爱吃什么！”我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儿子笑得更开心了，说：“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呀！”

对啊！如果能天天在一起，母亲还需要从手机“收藏夹”里寻觅亲情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紧紧握住儿子的小手，与他商量：“以后我们常回奶奶家，好不好？”儿子郑重点头，小大人似的粗着嗓子说：“一言为定，我会好好监督爸爸的！”说着说着，父子二人相视一笑。

我再次点亮屏幕，在手机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——名为“我与父母的快乐日常”。未来，我会用这个文件夹记录一家人温馨美好的幸福瞬间，三代人之间的亲情也将因此而变得愈发深厚绵长。